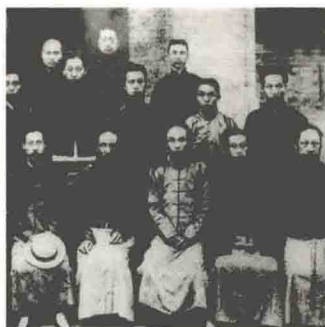


民國 大先生

景頤堂御上風氣
此堂廟底新御景
宏鴻先生 丙子 景頤堂
元伯 華華

史飞翔
著

民国，是颠沛流离，兵荒马乱
先生，是心无旁骛，天高云淡
先生早生了百年
后生后知在此间



第一篇：浩歌长存，犹低徊
第二篇：浮沉人世，几多唱
第三篇：魏晋遗风，今犹在
第四篇：背影已逝，不可追

民國 大先生

史
飞
翔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民国大先生 / 史飞翔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34-5394-6

I. ①民… II. ①史…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1149号

责任编辑: 梁玉梅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化—学术命运的忧患

李 星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动荡年代，一方面是几千年君主专制社会的崩溃、复辟与反复辟、改良与革命、民族的兴旺与图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却是因敦煌文献发现和殷墟甲骨文出土以及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的引进所带来的学术文化的大繁荣，形成了在考古学、史学、经学、文字学、哲学、社会学、《红楼梦》研究等人文学术领域大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兴旺局面。到了改革开放，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新时期，这些活跃在民国年代的学术文化大家及其学术成就，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回望与关注，并成为读书界一时的喜爱。《民国大先生》正是这种人文学术流风在一个年轻学人心中所激起的波澜和回响，是对基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风骨的凭吊和一次庄严的致敬及现实忧患。

史飞翔是学外语出身的，却偏爱于散文写作。初出道的他可能走过回忆童年、怀念父母之爱、记往昔人和事的路子。但这个时间很短，他就走上了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写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探究从孔、孟等古今圣贤到清末民初学人行状、学问、关怀、精神，寄托自己的学问志向、人格理想，光大中国优秀的人文、学术传统。虽然难免抄书抄报，有一事一言、一思一议的简单和学术根底的不牢靠，但这种学问和言论的文化倾向对他这一类近于80后的青年写作者来说，却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亮点，就是一心向学，常读书、多思考、勤笔耕，脱离了他的许多同龄人常有的对物质享受、权力金钱、钩心斗角十分热衷的低级趣味。

人非生而知之者，只有读书学习才能提升自己的学问修养、人格品位、文化境界，并进而拥有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的一技、一术之长的生存位置。即使是从政入仕、经商济世，也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

生的门径和支点。“生子当如史飞翔”，此正是年近古稀的笔者，在读了他的文章，了解他的人格品性之后的感慨和嘉许。这是我的俗，是我的偏执，也是我最想对当今的青年学子说的话。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社会，只想凭自己的知识、技能生存的青年就是好青年，如果还想到于读书学习中修养自己的人格，并以自己的善心、良行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心，他就是优秀的青年、伟大的青年，也毕竟是前途最光明的青年。

《民国大先生》一书中可以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文章，是传达了史飞翔最新的读书感受、最近的思想成果的学术文化随笔。它们所涉及的不仅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经历、婚姻爱情、性格品性、人格风范，还有他们的学术品德、治学方式。有的文章还涉及了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和斗争，提出了文化及学术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历来就有，也被许多前贤所关注过，但却于当今的文化—学术生态最为迫切，最当紧要。举目四顾，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学术、文化乱象，影响的已不是一时的学术得失，而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未来安放处。飞翔肯定是有感而发，而不是舞文弄墨的习惯使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有所忧的问题化之为文章，才是能引发共鸣、启发思考的好文章。我为飞翔之进步、渐入文章之堂奥而高兴。诚所谓积累渐丰，思考渐阔者也。

历史与社会，时代与现实，是一定文化精神状态产生的基础，然而文化学术又以一种气魄、神韵、思想、精神影响着这个时代和它的未来。所以文化人的困惑与尴尬，也常常是这个时代的困惑和尴尬；文化人的命运，也常常是文化的命运。这或许正是我们由飞翔文章所应该引起的联想，唤起的责任。

本文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目 录

序 / 1

第一篇：浩歌长存，犹低徊

梁启超：爱吾师，更爱真理 / 3

陈寅恪：无冕之师 / 9

陈垣：文化救国 / 12

俞平伯：爱书如命 / 14

王世杰：书生的执拗 / 16

辜鸿铭：为故国招魂 / 18

蔡元培：在无为与狷介之间 / 20

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23

李宗恩：誓死捍卫学术尊严 / 25

梅贻琦：永远的校长 / 27

胡适：容忍与自由 / 29

张奚若：棱角先生 / 33

邓广铭：为学术，不苟且 / 35

蒋梦麟：北大“功狗” / 38

徐诵明：冲冠一怒为学人 / 40

马寅初：响当当的“铜豌豆” / 42

傅斯年：“汉贼不两立” / 47

陈省身：站在巨人肩上 / 49

于右任：救国济民一草圣 / 52

罗家伦：儒将风流 / 55

蒙文通：“通”与“不通” / 57

曾昭抡：学痴生前事 / 59

目 录

第二篇：浮沉人世，几多喟

梁启超：亦至情，亦绝情 / 63

章太炎：招君云之端 / 69

梁实秋：一见钟情写传奇 / 73

鲁迅：卿有意，君无情 / 76

胡适：怅见伊人坠尘土 / 78

潘光旦：德能容，智于通 / 82

鲁迅：拒诗狂，惹麻烦 / 85

钱穆：大师的瑕疵 / 87

钱锺书：文化昆仑评职称 / 91

于省吾：书生也好名 / 94

罗尔纲：向死而生 / 96

陈衡哲：才子佳人在一身 / 98

周一良：条条大路通罗马 / 100

施蛰存：宝剑赠壮士 / 102

向达：耿介孤傲一书生 / 104

周作人：乱世功过任人评 / 106

杨绛：人生边上的烤火人 / 115

鲁迅兄弟：失和双子座 / 117

鲁迅与林语堂：其即其离，皆出自然 / 123

季羨林与胡适：与君交，如沐春风 / 125

第三篇：魏晋遗风，今犹在

- 刘师培：国学凤凰 / 129
- 刘文典：民国狂人 / 131
- 熊十力：食里有乾坤 / 135
- 叶德辉：好书如好色 / 137
- 黄侃：亦庄亦谐真醇儒 / 139
- 林损：恃才老学究 / 143
- 钱锺书：人谓我狂，不知我狷 / 145
- 梁漱溟：最后的儒家 / 148
- 闻一多：何妨一下楼主人 / 154
- 金岳霖：名士风度 / 156
- 束星北：知识分子中的“骑士” / 159
-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 161
- 丁文江：赛先生的怪门徒 / 163
- 牟宗三：狂者气象 / 165
- 吴稚晖：亦正亦邪最文人 / 167
- 胡适：逢寿辰，作悼词 / 171
- 王遽常：是章草，非章草 / 173
- 徐复观：老夫聊发少年狂 / 176

目 录

第四篇：背影已逝，不可追

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 / 181

李叔同：一轮明月耀天心 / 186

阿炳：道在民间 / 191

陈寅恪：永远目光如炬 / 193

钱穆：为往圣继绝学 / 196

蔡元培：行大事不拘小节 / 198

孙楷第：抱恨而逝只为书 / 201

胡适：不降志，不辱身 / 203

马一浮：自建生圻的大师 / 207

沈从文：寂寞的文学天才 / 209

林庚：最后一课 / 215

曹禺：天真岁月不忍欺 / 217

梁思成：永远的困惑 / 219

台静农：处浊世亦仙 / 221

林语堂：半字哲学度一生 / 223

后记 / 229

第一篇 浩歌长存，犹低徊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
那些曾经耳濡目染、名动一
时的名士风流、学人气象，
如同尘世中的一粒尘埃，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如清风，似流水，风流云
散，无处可寻，成为遥远的
绝响……

梁启超：爱吾师，更爱真理

1890年8月的一天，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南海康有为先生，并做了康有为的拜门弟子。当时梁启超因16岁中举且自以为饱学训诂词章学，颇有点沾沾自喜，见到康有为他慷慨陈词，显得洋洋得意。谁知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逐条加以批驳，使梁启超十分惊讶，他没料到，被世人推崇万分的学问在康有为看来，简直如同秕糠，他感到自己如同“冷水交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或到“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回到学馆，和陈千秋谈到自己见到康有为的感受是，“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请教做学问的问题，康有为谈了自己的教学内容。他并非以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陈腐的八股文为内容，而是以孔孟之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和西洋学说，重点研究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辨析批判。聆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梁启超当即决定抛弃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在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以程朱之学教授于乡，提倡后进，有“醇儒”之称。康有为主要是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的，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系统教育，所谓“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大家都称他“康圣人”。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内忧外患、图存救亡的时代里，富有爱国热情的康有为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改良主义思想。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91年至1894年，

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

万木草堂有一个图书馆，名曰“书藏”。康有为将自家数代藏书全部运来，又从上海制造局购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类书籍3000余册。求知欲旺盛的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恣意涉猎，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科知识。此时康有为本着“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教旨，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提出教育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康有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并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万木草堂成为一所不同于流俗的新式学堂。

在万木草堂学习的四年，为梁启超一生的学术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年长梁启超16岁，在最初的几年里两人一唱一和，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目标，均高度一致，简直如出一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二人却日渐分离，并最终分道扬镳，以至于结下了说不尽的恩恩怨怨。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各自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康有为出生在世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了为英国殖民者霸占近四十年的香港之后，对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1898)
康有为在美国芝加哥的照片



光绪皇帝虽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

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唯师命是从，言必称师，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

由于梁启超多年来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也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在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他从“保教党之骁将”逐渐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为此受到了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修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是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但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梁启超



梁启超手迹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作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

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吸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康有为名列通缉令中。他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作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在闻知袁世凯欲复辟帝制时，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针锋相对，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

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他作诗云：“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为其祝寿。康有为七十寿辰的前一日，溥仪也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梁启超针锋相对，反对复辟倒退，极力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写道：“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是维持着师徒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作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徒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4月17日，他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意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梁启超这种“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